

暖

流

吴茂信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暖 流

吴 茂 信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房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170000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 7—5354—0457—X

I·391

定价：3.60元



作者简介

吴茂信，男，广东省海康县人，1944年出生于父母抗日流亡途中。自幼生活颠簸，放过牛，种过田，采过海，当过教书匠，拉过剧团胡琴，任过刊物编辑。1972年开始干爬格子的营生，至今发表过六十余万字，小说和剧本在广东省多次获奖，现在广东省文联工作。



内 容 提 要

海水是咸的，海风是凉的。而大海涌来的一股股水流，
竟会是暖的么？

海边有悬崖，海中有暗礁。在海岸生活的人，天天能看到大海的浩淼，时时能听到海浪的喧嚣，可他们的胸怀，是否有大海的宽阔？

本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海边人的风采，表现了他们对人生、对事业的不同追求。更可贵的是，作者将笔触深入人各自的内心世界，剖析了他们在面临新生活时的所思所想所为，刻划出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的性格特征。同时，作品对开放城市的开放生活，作了较生动、细腻的描绘，十分真实可信。

作者生活在广东，因而他的作品充满南国生活气息，给人以崭新的南国风光，让人感觉到南国脉搏的跳荡。

序《暖流》

梵 杨

也许同作者写过剧本有关，这本集子里好些小说，故事都带有戏剧性，情节出人意料，却又入乎情理，读来意趣横生，令人信服。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有这么一个说法：故事性强的作品，属于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层次很低，不能登大雅之堂，只有“纯文学”、“严肃文学”才有价值。因此进而主张淡化情节。这意见值得研究。按辞书解释，所谓“纯文学”，一是指除了历史、哲学等以外的语言艺术著作；二是资产阶级学者和文艺家为了否定文艺的社会作用，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标榜他们的文学是“纯文学”，仿佛一切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都不严肃一无可取。其实，不少中外名著，都通俗易懂，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思想深刻，为人们所喜爱。我国的《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三言两拍”等等，在辞书或文学史书中，都在通俗小说范围之列。这些作品，不只国内家喻户晓，名士赏识，匹夫传诵，在国外也影响广泛，名位颇高。如何围绕着人物和主题安排好故事，曾使许多大作家费尽心思。叙事文学，要靠故事情节来显示人物性格，表现主题思想；情节、人物、主题，三者不能分离。淡化或者轻视情节，结果是淡化

和轻视了文学本身。本书作者吴茂信不听从那一套，懂得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始终坚持从生活实际出发，考虑大众的需要和欣赏习惯，吸取中外名家成功而有益的经验，进行业余创作，写出引人注意的作品。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小说，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否熟悉社会生活，对所要反映的人和事有无正确的认识，并且是否饱含感情，直接关系到创作的成败。情节，是作者在对所写的人和事充满感情的状况下接连涌现的事件过程。感情在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吴茂信的作品，多取材于他的故乡雷州半岛。那里，唐朝宋代就留下不少贬官迁客的传闻胜迹；五十年代初，人民军队在那里戍边垦殖；如今既是橡胶剑麻之乡，珍珠鱼米之地，又工商共发，百业俱兴，处处呈现出一派奇光异彩；人文地物，甚有特色。由于人事熟悉，故园情深，因此在作者笔下，人形景物，跃然纸上，时代风貌，浮现文中，使人感到新鲜奇美，却又熟稔真切。但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上面说到的故事情节方面。比如《村姑》一篇，字不过五千，通过几个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把一个农村姑娘，写得十分生动，个性鲜明，有声有色；从开篇到结束，故事跌宕起伏，奇妙生趣，意想不到，表现了颇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如果作者没有深厚的生活底子，缺少艺术表现能力，不讲究情节的安排，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样的效果。

会不会因为生活中没有那么巧妙而完整的故事，有人便认为不真实？

在艺术创作来说，真实主要是指反映社会生活某些本质性的东西，另外就是逼真可信。真实绝不是要求与生活原型

绝对一致。艺术是生活美化的结果。假如艺术品和生活现象完全一样，艺术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真正的艺术家总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也就是按照他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对所反映的事物作必要的改造，而不是作纯客观的镜子般的反映；反映的本身就意味着含有反映者的主观因素。正因为这样，同一件事物，由于作者的不同，可以产生从主题思想到风格韵派都很不一样的作品。创作，总得要对所掌握的材料作认真的选择、概括、提炼。这种选择、概括、提炼的加工过程，不是单纯的艺术手法，强调哪些，忽略哪一部分，作者的思想、人生态度、美学观点都会起着作用。同实际绝对一致的所谓“如实”反映是不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无抓住事物的根本，反映生活的某些本质，并且令人信服和感动，进而促使事情向有利于人民方面发展，这就是我们对艺术的要求。吴茂信是这样做的。从七十年代初我们认识开始，我就感到他一直注视着大家所关心的事情，坚持不懈地为大众而创作，从选材到表现手法，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编写故事，并不轻巧；要取得充实、支撑这故事使之成为作品的材料更不容易。写作，绝不是只靠听取事实，便能缀合成文。即使是构思篇幅不大的作品，也得调动生活的全部积累。尤其困难的，是寻取到用以表现人物而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吴茂信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编辑刊物上面，工作那么繁杂，却还写出那么一批细节生动、各具特色的作品，窍门何在？除了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对人世有正确的认识并满怀深情而又勤奋之外，我以为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也许有人会说，还要靠他的聪明和灵感。聪明和灵感固然也是个因

素，但这也是生活实践的结果。文学上的所谓灵感，就是经历多了，虽无意记忆，由于怀有感情，自然会潜藏于心，偶一触动，突然闪发出一个小故事或者颇有意思的一句话，这句话或故事的闪发，就是灵感的表现。再把这灵感的产物加以心灵的培育，便可扩展成为一篇作品。因此，归根结底，也还是生活和勤奋起的作用。

不管怎么说，吴茂信靠那不多的业余时间，写出那么一批情节生动、故事紧凑的作品，除了佩服，我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至于作品存在哪些不足之处，读者自然能够鉴别，不必再罗嗦。因为智者所识，不及众人之半，何况我不是智者，我的眼力，并不比广大读者高明。

1990.5.15.

目 录

序《暖流》	梵杨	1
入伙		1
“石敢当”回村		19
阴云		33
村姑		46
闪光的珍珠		55
机声隆隆		74
阔路相逢		85
陌路		92
山村新闻		97
福星拱照		110
暖流		114
欢乐今宵		118
运河流过三角坡		126
无名泪		177
彩虹		183
喜讯		196
楼外楼		203
餐桌边的奇遇		208
归来		219
迪斯科的位置		234
倾斜		245
后记		263

入 伙

一

荣叔的四合院上月落成，今天是择定吉日，新居入伙。乔迁之喜，总要庆贺一番，何况他这一幢房子几经波折，来之不易，更需要摆上几桌酒，请乡亲来叙谈叙谈。再则，土木之功，多得亲朋帮手，也好乘此机会当面致谢。上好米酒、三鸟海味、还有各色蔬菜都是早已准备停当了的，厨具也已备办周全，村中几位会做菜的弟兄，事先都与他们约定了，万事俱备，连东风也不欠了。

天才麻麻亮，除老奶奶住在旧屋之外，一家人都起床忙开了。先在所有的门口两旁贴上红对联，门楣上挂上横批。荣叔将各项准备工作重又检查一番，马上开始排工。他先打发大儿子秋生和二儿子秋二到菜园去摘瓜割菜，并叮嘱他俩收完瓜菜就下厨房帮手。两个儿子得令而去，女儿小星赶忙上前叫阵：“爹，还有我呢？”

荣叔最疼爱这个“包尾姑仔”，扯了扯她衣裳上的褶

皱，怜爱地说：“没你的事，今天是礼拜，让你玩个够。”

“唔——我不！”小星撒娇地扭着身子。

父亲为难了，摸了摸下巴浓黑的胡子，终于为女儿开辟了一条立功之道：“你看，爹差点儿给忘了——奶奶今天要接待客人，你去替奶奶……”

“好咧！”小星不等父亲说完，就象一只小山雀飞出门去了。荣叔和荣婶俩口子望望门外，又对视片刻，美美地笑了好一阵子。

“你这采办也该动身了吧。”荣婶提醒老伴说。今天要摆筵席，对于鸡、鸭、鹅之类，他们都操着生杀之权，唯独政策所限，不可私杀生猪，而猪肉又是村宴的主料，荣叔决定到墟镇上去采购。

老伴虽提醒得及时，荣叔却不甘失掉指挥官的尊严，自信地说：“你这管家婆，管好你这一档就算出息了，我这一档用不着你操心。”说完，把竹筐绑在自行车后架上，推车上路了。荣婶又从后边追上来，焦急地嚷着：“你等一等，你等一等……”

荣叔下了车，扶着车把子询问地望着老伴的眼睛。荣婶赶到丈夫跟前，比划着说：“年成好，大伙儿肚里都有点油水，你要多买些五花肉、后座肉，大肥肉人家一见就腻，不要让人家吃着骂咱们吝啬……”

二

太阳升起老高，还不见帮厨的人来，想着下午两点钟开台，荣婶心里好生纳闷：这些人是不是都拾掇自留地去了？今天不比往常，施肥淋水的活儿早该让家里另外的人去干

嘛，还这样放心不下，耽误了我的大事可如何了得？荣婶越想越气恼，不过，埋怨归埋怨，她还是耐着性子等着。

又过了约莫半个钟头，仍不见厨师们来，荣婶可急坏了，只得挨家去找他们。前脚刚跨过门槛，就碰上队长志勇，后边还跟着个陌生人。队长笑吟吟地迎上来：“荣婶，看您象拉马上船一般，赶着办啥事哩？”

“都快晌午了，掌刀把镬铲的人还不来，我找他们去！”荣婶火烧火燎般回答着，不停地往前赶。队长张开双臂一拦：“您甭急，我正为这事儿来寻您哩。来帮厨的人我都派了工，干别的活儿去了。”

“啊！”荣婶不禁一愣，“你这不是存心挖我的墙脚么？”

“唉哟，别冤枉人！咱们是老乡邻，我多会儿让您过不去呢？”队长连忙和颜悦色地解释，“进屋去吧，我慢慢跟您说。”

荣婶见队长不象在开玩笑，便领着他和陌生人进屋。她是个精细人，虽然心里着急，却不忘让座请茶。坐定之后，陌生人先开口：“大嫂，要请客摆酒哇？”

荣婶这才认真打量起对方来。这人四十大几五十打边，平头上已掺了不少白发，穿一身打了补丁的干部服。他身子有点发胖，却粗粗实实的，大头大脸，大手大脚。说话嗓门也大，胸腔里发出嗡嗡的共鸣。荣婶心里掂量着，估计是个大队级的头头。她对客人直捅捅的问话先避而不答，侧过脸来问队长：“这位是……”

“我是本公社下园大队人。”没等队长搭腔，客人抢先自我介绍。

一提下园大队，荣婶不由自主地一怔。她的大儿子秋生正和那村子里的一个姑娘要好呢，说不定来者是她的是什么亲人，今天可得多留意，给人家个好印象。她很有礼貌地对客人说：“我家搭起这几间雨篷，给乡亲们添了不少麻烦，想趁着今儿这个闲日子，请大家来叙谈叙谈。”

“大喜事嘛，是应该热闹热闹。比方说请大伙儿吃颗糖啦，喝杯茶啦，那也要得。可是，象您家这么破费，嫂子哇，这可就使不得了。”客人的话语是这般平静、熨贴，使你听着虽不舒心，却又生气不得。荣婶也只得用同样的语气反驳他：“摆入伙酒，是老规矩了。要是舍不得掏腰包，人家可瞧不起呀！”

“大嫂您莫把大伙儿看得那么小心眼儿。”陌生人落落大方地呷了一口香茶，呵呵地笑着说，“不好的规矩咱们不要循，抱着老规矩不放，人家才真正瞧不起呢。我给大嫂您说个真事儿：我们村有个姑娘，就嫌婆家啥事情都是老规矩，还把亲事给吹了呢。”

“有这等事儿？”荣婶眼睛睁大，疑惑地望着这位和蔼从容的陌生人，脑子里那个面目不清的姑娘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变成自己未来的儿媳妇。隔了好大一阵子，她缓过一口气，又找出一个理由：“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罢了酒席，那不更浪费么？”

“您都准备了些什么，我心里有数呢。”队长一直到这会儿才找到插话的机会，“鸡、鸭、鹅是您自家养的，萝卜、蒜菜是您自家种的，要买的不就是些茶油酱醋么？”

队长是乡邻面善，荣婶对他不客气，冲着他嚷：“唉哟，亏你说得轻巧，就这些茶油酱醋，还有老头子上墟镇买

的几十斤猪肉，你能一口吞下去呀？”

陌生人给队长解围来了，他风趣地说：“志勇吞不下我来吞，您就别操心了。”

“对，一切都包在我们身上，一定为您把喜事办得又热闹，又有意义，包管全村男女老少都满意。”队长兴致勃勃地又凑上一句。

他俩一打一挡，葫芦里卖的是啥药？荣婶是个有心计的人，知道队长既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存心要她过不去。队长和客人的态度这么明朗，看来肯定是不让摆酒了。不摆酒这喜事咋办？她冲着队长说：“你能包得下？待你荣叔回来，不断掉你的嘴皮才怪呢。”

客人又给队长解围，他满有把握地说：“荣叔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说不定还要夸奖队长几句呢。嫂子，您尽管放心，一切都包在我们的身上。”他反宾为主，给大家斟了一巡茶，自己呷了一口，亲切地问：“嫂子，我今天特意到您家里来，是想细致地打听一些事儿。您盖了这么一座四合院，欠了多少债呀？”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荣婶心里想，这人八成是未来的儿媳家里派来相家的。认得那姑娘的人都夸她是个好闺秀，人品好，会劳动，又有文化，可听说，她就是讨厌老规矩。摆酒的事就先搁着吧，等老头子回来再商量。她还想，他张口就问欠了多少债，难道是担心过门后生活过不好？待我给他一颗定心丸吧。荣婶心神一稳，便自豪地回答：“还用得着借债呀？料都是早几年备好的。”

客人好象对她家的情形了如指掌，接着她的话头说：“您原来备的只是三间北屋的料，可现在盖的是四合院，少

说也要垫上三千块呀。”

“两三千块，我家一年就凑合上了。”荣婶不无得意，说得眉飞色舞。客人笑了笑，转身问队长，“他们一家今年是一万六千个工分，分配是一千七百多元吧？”一边计算着，问荣婶：“一千七百多元，除了吃用，嫂子，还差得远呢。”

荣婶的眼睛睁得更大了。这人实在厉害，连生产队里的账目都查了。他要把事情了解得这么详细，肯定是秋生对象的至亲，也许是她的伯父，也许是她的叔父，不，或许是荣婶未来的亲家爷呢。荣婶想：实心铁球不怕摔，盘根问梢全由你，我这里索性把家当全抖出来，怕把你眼睛都看傻了呢。女人家总是设法瞒富，荣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可是，今天的情况不寻常，认穷就是却亲，可不能做这种傻事。见什么菩萨念什么经，荣婶决定破例地当着客人的面炫耀一番，便得意洋洋地说：“队里是银行，家里还有大大小小的钱柜呢。”她扳着手指算着：三头肉猪秤了多少斤，一群芦花鸡卖了多少钱，开荒地的甘蔗收了多少吨，自留地的药材赚了多少钱……总共近三千余元。客人听着不住地点头，对队长说：“收入很多，可花的功夫也不少啊！”

荣婶连忙说：“花多少功夫，我们家里的人可从来不耽误队里出勤，四个人，八双手，起早贪黑，多少活儿都揽得起！”

客人会意地笑了，说：“嫂子，您甭解释，看您家的工分就晓得了。”他喝了一巡茶，站起来说：“嫂子，待会儿再回来坐，我先和你们队长去看看您家的大小钱柜吧。”

荣婶把二位送到门口，望着他们的背影，心里说不出是个啥滋味，有几分得意，又有几分迷惘。

三

秋生带着客人和队长志勇来到他家的甘蔗地头。这甘蔗地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山坡脚下，东一块，西一块，四边还长着荒草和荆棘。可以想见，开出这片甘蔗地付出了多大劳动。

客人问：“你们干吗尽挑这坑坑洼洼的地方种蔗呀？”

秋生说：“好地生产队都计划好要开荒，只是还顾不来。我爹说，咱们这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不能和集体争地。”

“说得好，说得好啊！”客人无比感慨，“这样的社员和资本主义怎么对得上号呢，唉，真是……”

秋生告诉他们，这一片甘蔗地一共有—百三十八块，都是用锄头挖出来的。有一天来开荒，一边挖，一边数，开了十二块。可是最后数来数去才十一块，大家都觉得奇怪，难道开出来的地会飞走？后来才发觉，爹的竹笠放在地上，还盖着一块呢。说得客人和队长都爽朗地笑起来，客人还拍着秋生的肩膀说：“小伙子，咱们农家要刨掉穷根，就得有这么一股劲。”他走到一棵甘蔗跟前，剥开叶荚，细细地看了一通，渐渐地皱起眉头：“怎么还不砍？这甘蔗已经开始缩水，留在地里要减产的。”

秋生回答说：“今年甘蔗多，糖厂的汽车运不赢，先拉队里的，后拉私人的。”

客人听了忙招呼队长：“志勇，我看你们队里的甘蔗比